

150924

高水準的讀物

• 22之 •

尼采的一生

哥 倫 編 譯

正文書局印行

K835.16

797

港台書室

150924

尼采的一生

哥倫編譯



901038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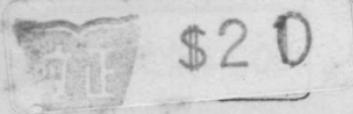
正文書局印行

■ 中華民國六十年一月一日再版
■ 書名：尼采的一生
■ 著者：尼采
■ 譯者：哥倫
■ 發行者：正文書局
■ 發行所：正文書局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223號之14
台北郵政第二二四九七號信箱
郵政劃撥賬戶第五九六一號

■ 本書局經內政部核准登記

登記證字第1707號



目 次

第一章 尼采略傳.....	一
第二章 尼采思想發展的程序.....	六
第三章 尼采與斯迪訥.....	一四
第四章 尼采與叔本華.....	一七
第五章 尼采的人生觀.....	一九
第六章 尼采的宇宙觀.....	二三
第七章 尼采的價值觀.....	二八
第八章 尼采的進化觀.....	三二
第九章 尼采的道德觀.....	三七
第十章 尼采的藝術觀.....	四一
第十一章 結論.....	四五
附 錄 尼采著作及參考書.....	四八

第一章 尼采略傳

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五日午前十時，弗里特立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出於德國薩克遜（Saxony）之田舍村洛肯（Rocken）。父爲新教之牧師。當尼采產生時，正值普王弗里特立希、威爾黑爾姆（Friedrich Wilhelm）行誕生祝賀式，父夙昔與王有相當之友誼，因紀念王之恩惠，故以弗里特立希、威爾黑爾姆名尼采。母係一強健之美女，有「美麗的蠻人」之稱。尼采的性質，酷肖其父，身體之強健則酷肖其母。五歲時，父不幸遭難而死，弱弟又相繼夭折，尼采遂與母移居於扎勒近旁之諾姆勃爾克，即彼祖母之宅所。伴尼采居者尚有一妹，名福爾斯特（Frau Förster-Nietzsche），尼采思想之傳播，妹之力爲獨多。祖母之家尚有叔母二人。有一天舉行祈禱，在此清淨神聖的家庭裏，尼采被惟爲神主。尼采在羣兒中風趣獨殊，好孤獨，喜花木，非埋頭於書籍與音樂之時，必一人踽踽獨行。生平好詩歌音樂。喜彈琴作曲。對於藝術之情趣，高出常人之上。少時能詩，十歲時所作之詩題曰「父墓」者，極哀惋悲悼之至。又其所作「薔薇」與「夕日」之詠嘆詩，亦屬驚人之作。

尼采小學生活告終時，即陷於種種苦悶問題之中。在中學校時，更走入於急激不可言說之內的生活。迨後入波爾達（Pforta）預備學校時，性情更趨於急切，對於一切威權，常富於反抗之氣餒。間就思想之涉及人生問題者，發而爲詩。對於學校功課，則常冷笑之。獨耽讀希臘哲學。於是尼采以二十歲之青年，具新奇之思想與嘲笑的氣分，而入於波恩（Bonn）大學。

在大學雖名爲專攻言語學與神學，實則所謂神學，不過對於家族一種告白。故一學期後即中止。在波恩之初年，與謂從事於冷靜的研究，毋寧謂送日月於狂熱的學生生活之中，或縱情於歌劇之場，或讀暢酒

與女之美，或從事於野外運動。但後來尼采的生活又發生一變化。深悟在羣衆與喧囂之內所得的只是虛空。於是對於煙酒與其他放蕩生活，皆生極度之惡感，而一返於從前之孤獨與嚴肅。

尼采在波恩常就言語學大家立邱（Ritschl）問學。一八六五年秋，立邱轉來布尼庇大學，尼采仍伴隨立邱，移寓來布尼庇。尼采此時始專心學養，對於知識之渴望，可謂達於極度。此時最使尼采受大影響者，為希臘精神與叔本華（Schopenhauer）的哲學和瓦格訥（Wagner）的藝術。希臘精神雖足使尼采致力於言語學，但深究言語學之時，又使尼采愈感到希臘精神之充溢；結果，希臘精神做了尼采研究的主位，言語學反不過充了客位。至對叔本華哲學之注意，乃在一八六五年之末。是時尼采偶從舊書肆購得叔本華的意志與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1818）一書，盡十四日的工夫，不間晝夜，一氣讀完。披覽之後，驚喜欲狂。尼采未得此書時，正十分苦悶抑鬱，及得此書，意氣又復昂揚。自幼未曾發露師父之愛之尼采，一遇到叔本華，即愛若師父。叔本華所以感化尼采如此之深，並不是他的厭世哲學，乃是他的獨抱孤懷的人格。其後至一八六八年秋，又與瓦格訥相識。瓦格訥的音樂，所以刺激尼采者至深，不外於叔本華。那時，尼采的腦中，只有叔本華與瓦格訥相融合的印象。

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七年為尼采最努力的時期。此時身體亦甚健，二年間勞作的內容，足當年間的成績。在一八六七年，尼采以服兵役之故，不幸落馬，胸部大受損傷，幾瀕於死，於是脫隊歸養。一八六八年十月，仍歸來布尼庇。此時尼采亟欲通過博士試驗。曾遊巴黎、意大利、希臘等處。後復回來布尼庇，充來布尼庇大學講師。一八六九年巴萊（Bale）大學缺一古典言語學教授，尼采得其師立邱之推薦，竟以二十四歲之青年，得榮膺教授之職。不僅如此，尼采又以無試驗而得一博士學位。但尼采對此事卻並不喜悅，因為束縛了他的自由研究。是年五月，尼采行就職講演，演題為「荷馬與古典言語學。」因學識精宏，又富於藝術的氣分，大獲羣座。但他充任教授，並未博得嘉評，他的教室裏面，亦十分冷落。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尼采自願充看護隊，然不幸驟得劇烈的室扶特里亞症，遂回到諾姆勃爾克。因醫藥不慎，又得到一強度的神經衰弱症。後來病苦綿延，頭痛、胃弱、不眠症三者終身未嘗稍愈。此後遂為尼采不幸的生涯，亦為尼采奮鬥的生涯。

尼采雖強起再任教授之職，但在是年冬季，終不能不養病於意大利。他曾在此處以希臘劇曲講義為藍本，而著悲劇之發生（書名原文見附錄尼采研究書目內，下同。）一書。一八七一年之末日，此書方出版。這是尼采第一部著作，彼時年齡剛二十七歲。此書所表現的傾向，早已於移寓來布尼庇之時蘊蓄之書中鎔科學、藝術、哲學為一爐，尤富於豐富生活之青年的理想。所以了解尼采的友人，莫不讚賞此書。而瓦格納尤嘆為「得未曾有。」但非議之者亦不少。言語學者之內，尼采的友人洛德（Röde）會有一度同情的介紹，餘則不僅不加批評，且同聲詆毀。總之，言語學界大都反對尼采，學生至有以避尼采相勸勉者。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三年冬季，尼采遂盡失所有之學生。

尼采對於希臘研究，欲發表其希臘的愉悦一大著作，悲劇的發生不過其中之一部。然以瓦格納之勸告，不免將希臘研究之全書閒郤，而僅以希臘悲劇與瓦格納音樂結合而成一散著。尼采遺稿之中，有希臘的國家、希臘之女、音樂與語言、希臘悲劇的時代各書，其最後一書，於柏拉圖以前之哲學，特表揚其豪宕精刻之悲劇的精神。

尼采對於現代歐洲人之理想，常起一種疑念以為當時思潮之傾向，只是文化墮落之表徵，因著有過時代的考察一書。此時尼采已離開教授生活，孑然一身，僅有時訪瓦格納以為唯一之慰藉而已。尼采對瓦格納之關係頗親切，但亦不免常起動搖。一八七二年瓦格納移於貝洛伊斯之後，前此之交誼幾斷絕，常不免發生誤解。尤其是對於瓦格納之人格與藝術之信仰，逐漸減退。尼采謂瓦格納所含「太人樣的」之量太多，以往的景從，都是一片迷妄。遭此劇變，尼采之心，愈益不堪。貝洛伊斯的瓦格納，再也不能提起尼

采回顧的勇氣。

尼采此時最感必要者爲征服學問一事。爲研究自然科學之故，欲赴維爾納，然爲彼之收入所不許。但尼采對於人類思想界之鑽研，始終未嘗少間。夏期常自瑞士繞意大利。有時與泡爾勒共同探討。尼采活潑之思想，得以如量宣洩與世相見者，泡爾勒實具有最大之助力。他由泡爾勒得多識英法學者。一八七六年去巴萊大學之職以來，尼采常以葛斯脫爲助手，而新著人樣的、太人樣的一書。

人樣的、太人樣的一書，大都敘述尼采與瓦格訥別離之語，自瓦格訥以至一般德意志人，莫不斥此書爲妄誕。一八八〇年第三篇出版時，尼采之病忽加劇。一面施行各種治療法，一面忍苦受之。乃得以剛強之內生活，征服肉體。其後又以漂泊之身，由山而海，由海而山，爲不斷之旅行。在病苦與旅行之間，無論住旅館時，在治療室時，獨步林中時，常取各種問題，爲不絕的思索。自度壽命決難久延，因欲於生存時盡取片言隻字記述之，而急求一書記，屢求不得，後由泡爾勒介紹一人，然亦不久即別去。

此時尼采藝術之氣分，日益濃厚。以漂泊於各處之尼采，又受了傾向科學的詩人情緒之刺激之尼采，乃不得不赴於新希望與新想像。而尼采畢生之偉著查拉圖斯特拉這樣說一書，遂於此時準備完成。一八八一年之初所出版之曙光，大體爲人樣的、太人樣的之續著。又一八八二年所出版之愉快的智慧，亦與曙光具同樣的思索與刺激。雖他的大著查拉圖斯特拉這樣說以後，他的學說愈益顯著，但基礎皆存於早年的著作中。查拉圖斯特拉這樣說一書，爲哲學、科學、藝術之完全融合，可以代表尼采成熟期之作品。又這部書是尼采最深之內的經驗之表出，亦可說是尼采自身的理想、喜悅、幻滅、苦惱之歷史。尼采用極愉悅的心情寫成此書。故最初三篇，僅各以十日成之。

一八八六年善惡的彼岸一書出版。此書可作爲查拉圖斯特拉這樣說一書之註釋。但比該書之概念，更爲開展。一八八七年又著有道德的系統一書，蓋取善惡的彼岸之一部而詳說之者。一面更對英國道德歷史

家下攻擊。尼采著此書時，對於權力意志之主著，蒐集材料，不遺餘力。每欲多讀多問，因有感於圖書館之必要。是年冬，更欲赴來布尼疵，而為健康所不許。此時之尼采以狂熱的努力，從事於主著，不免陷於過度之精神的緊張之狀態。至一八八八年春，主著之結構，雖略有眉目，但至是年夏，又以氣候不順之故，驟罹時症。不過在此病苦的時期內，尚能寫成一部瓦格訥事件。其後又寫成偶像的黎明一書。惟尼采此時精力已衰，欲放棄最大之計劃，僅從事於小部分小規模之著作。主題之權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省而為一切價值之轉換 (*Versuch einer Umwerthung aller Werte*)。其計劃第一篇為反對基督教徒——基督教之批評。第二篇為自由精神——虛無的運動之哲學之批評。第三篇為反道德家——道德之批評。第四篇為酒尼索斯(Dionysos)——永遠輪迴之哲學。第一篇反對基督教徒數週內告竣。但至一八九五年始出版。其餘三篇，均未着手。此際尼采又著看這個人與尼采對瓦格訥二書。但至一八八九年正月，偶像的黎明剛要出版之時，尼采已失其智能。彼在都林為劇烈的頭痛所傷，遂失頭腦之常態。一八九〇年夏，仍移住故鄉諾姆勃爾克。一八九七年母歿後，遂伴妹移住淮馬。於是橫於病榻之超人哲學者，遂如嬰兒受妹溫良之看護，而以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之清晨，與世長辭。

以上為尼采的生涯的性格之輪廓。尼采少時經過一度之浪漫生活，但畢生未曾接觸過女性，雖曾一度發生戀愛，但不久即淡忘。雖力倡本能尊重之說，但對女性異常冷酷。他有這麼一句話，頗為人傳誦：「你在女性中行走，不可忘記着帶鞭條。」不過尼采雖不會過着許久的戀愛生活。卻是一個有名的戀愛的理想家。尼采到了來布尼疵以後，性格完全為之一變。尼采的性格近於精刻深入的一類。就令沒有強度的神經衰弱病，只由他的好孤獨尚幽鬱和愛作劇烈研究一類的習慣，都足以助長這種傾向。尼采的身體雖陷於病苦疲憊，但尼采必求堪忍之，戰勝之。雖日與病魔為伍，但創造慾並不因減殺。凡此皆足以窺見尼采性格之強烈。尼采的自我思想，並非從病苦、孤獨和憂鬱而來，乃從他的人格的本質而來。由他的人格的本

質，遂產生他的「真實」與「偉大。」

尼采賦有豐富的藝術的天才。他的直觀，極銳利而又極迅速，故一往即達深處。他的頭腦，僅含許多不可分解之本質的融合物，故他的著作雖缺乏論理的整齊，卻精於象徵的描畫。查拉圖斯特拉這樣說一書，可謂象徵的描畫達於絕頂者。尼采特重內生活之表出，生命的本質之探求，所以尼采的著作，在尊貴的藝術家莫不特別重視。因此欲了解尼采的哲學，不可不伴以藝術家賞鑑的能力。以下進論尼采思想發展的程序。

第二章 尼采思想發展的程序

十九世紀後半期披靡人心的普遍主義、主知主義，實證主義到了二十世紀遂起了一個大反動。這個反動雖然是由許多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所倡導，又他們的主張雖然是各各不同，但在標榜個人主義、主意主義、主觀主義之點，與在尊重天才反抗時勢之點，則相一致。這便是所謂新浪漫派(neo-romanticism)。新浪漫派最偉大的思想家，便是尼采。他把個人主義、主意主義、主觀主義都發展達於最高度，以宣傳超人之福音。他的思想大體可以分作三個時期講明：

第一期 自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八年頃。此期受叔本華與瓦格訥的影響最大。認人生爲美的意味之存在，而非難科學文明。屬於浪漫時代，一名美學時代。

第二期 自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二年頃。此期受法國實證的思想與英國實驗的思想的影響最大。認科學的知識可以擺去一切迷妄，而批評現代文明。屬於實證哲學時代。

第三期 自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九年頃。此期所受各方面的影響均不小。爲尼采思想建設時代。以意

志與創造爲中心要素。一面尊重實證的精神，一面又尊重浪漫的精神。屬於倫理主義時代。

尼采當時的進化論者，倡導這樣一個原則：便是一個生物之進化，必須將生物的第一祖先至現代的生物之進化的程序重演一回。尼采便很相信這個原則，以爲人生三十之年，亦必須將人類第一祖先至現代的人類三千年間之進化的程序重演一回。因有如次之說明：人生少年時皆爲有神論者；及達中年，則擺去一切迷信，擺去一切神之存在與靈魂不滅之瞽說，而耽於形上的思索；其後又尚美術以求免去一切苦惱；最後乃發揮科學的本能，進於自然與歷史之研究，非有真憑實據，必不肯相信。到此時，一切先入之見已盡脫去，一切因襲之習亦已盡消除，乃遊於自由與活潑之新世界。以上是尼采對人類思想之發展的說明，亦可說是尼采自身的思想之發展的說明，尼采這種說明，所受孔德的影響極大，是顯而易見的。尼采一生的著作，亦可適用同樣的說明，而作一種有系統的排列：

第三期

瓦格訥事件

道德的系統

偶像的黎明

第一期

悲劇之發生
過時代的考察

一八七二
一八七三

第二期

人樣的、太人樣的
曙光

一八七八
一八八一

愉快的智慧
查拉圖斯特拉這樣說

一八八二
一八八三

善惡的彼岸

一八八六

道德的系統

一八八七

瓦格訥事件

一八八八

偶像的黎明

一八八九

現在將各期著作的內容概括的說一說。悲劇之發生，爲尼采的處女作，乃彼對於人生的見解之表白。尼采一生的思想與表現之方法，雖經幾許變易，但其內心之方向，畢生未稍移動。可以說他一生的著作，皆於悲劇之發生種其基。在下面敘述尼采的人生觀時當詳論之，茲不述。

其次爲過時代的考察。此書共分四篇：第一篇論告白者及記者斯脫老司 (David Strauss der Bekenner und der Schriftsteller)，第二篇論對於人生之歷史之利弊 (Vom Nutzen und Nachtheil der Historei für das Leben)，第三篇論教育家之叔本華 (Schopenhauer als Erzieher)，第四篇論貝洛伊斯的瓦格訥 (Richard Wagner in Bayreuth)。以下依次約略敘述。

第一篇論告白者及記者斯脫老司，認斯脫老司爲教育上俗人之典型。斯脫老司對於強有力者及創造者之障礙，對於懷疑者迷惑者之鼓簧，對於向高目的奔赴者之繫縛，對於富方剛之氣者之摧抑，無所不用其極。尼采以爲此種思想對於欣欣向榮之德意志所受之打擊極大，故盡力排斥之。謂現代的文明，皆就目前之狀態求低價之滿足之學者的文明。此種文明，只足以使人類日趨於腐化與平凡化。

第二篇論對於人生之歷史之利弊。此則更從人生之根柢以討論文明之問題者。尼采以爲歷史僅使生活激越活潑時爲有用，餘時轉有害。因爲熟憶過去，凝結於意識之內，常妨礙生活之流動，而易陷於不活潑。所以善忘之人，常生於喜悅與幸福之中以生生，不善忘之人，常墮於痛苦與煩惱之中以殺生。文明不是人生的裝飾，乃是通於一切生活、思想、假象、意欲之統一的創造力之發現。此力愈強，則歷史（即智識或教育）以善忘之故，而由凝固所生之弊害，愈以捐除，而生活之促進，乃愈有效力。若此力貧弱，則

歷史常足以束縛生活而凝滯之。所以屈服於傳統與智識之人，則人格之激越的活動，必難以實現。尼采對於黑格爾(Hegel)之思想，極端排斥。黑格爾謂一切皆生成進行者，又謂宇宙爲論理的進行與思想之開展，尼采則大反對之。謂宇宙之根柢決非理性，歷史之是認理性與合目的性者，實陷於愚昧。理性不過爲眞的生活之幻影，目的離現前之生活則不能存在。人生之目的乃在此生活之最高沸騰，此唯悲劇的人類：戰士、勝利者、英雄，所謂人生之征服者纔能達到。文明便是含藏此目的於內部之潮流。真正的哲學乃以創造之手，視一切現存已存之物爲工具、爲方法、爲鐵槌，以從事於生活之高潮之掀起。所以哲學者不可不爲命令者與立法者。

第三篇教育者之叔本華，極端讚揚叔本華的理想，認這種理想是未來的人類的模範。尼采以爲一切人類須認識個人的意義與地位。等到真正認識了之後，纔能够一切行動，自爲主人翁。但欲真正認識個人的意義與地位，不可不操優良之教育者。爲教育者宜先認識青年特殊之力，然後導他力於此處。若現代的教育，既不了解個性之意義，復不努力於個性之開發，所謂教育者不過盡力於低下的人生價值之培植而已。一般人只知叫喊增高羣衆的價值，不知個人的價值不增高，羣衆的價值即無法增高。所以誕生天才的努力，爲羣衆唯一的事業。尼采以爲天才與普通人截然爲二。天才爲人生之導引，人生爲天才之羽翼，所以生活之極致爲人格之昇華。在此點，尼采認叔本華的理想的人類，所謂哲學家藝術家及聖者合一之超人，爲文明活動之根本動向。

第四篇論貝洛企斯的瓦格訥。尼采以爲上述之天才，僅於瓦格訥始發見之。此篇則欲其理想之實現化。智識與理性之生活之腐敗，須由「存在」深處所湧出之藝術始得而澄清之。極悲哀苦痛之偉大肯定，乃有生命的喜悅。所以瓦格訥爲叔本華理想的人類之實現之典型。瓦格訥實具有救濟人生，誘入悲劇的時代之無上偉力者。這是因爲瓦格訥的藝術，非某種階級的教育思想，乃是通於人類尤貫澈未來的人類之胸

底之生命創造力。所以尼采特別表揚之。

以上是尼采第一期的思想。悲劇之發生和過時代的考得二書實把第一期的思想描寫得極顯明。凡人類的價值、個人的權威、理想的光榮、心情的醇美，莫不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們可以看到尼采第一期的思想，是如何富於想像力與生命力，尼采是如何抱有藝術家乃至詩人的天才。

尼采第二期的思想，可以拿人樣的、大人樣的及曙光二書代表。現在依次說明。人樣的大人樣的一書，乃是一種大肯定之前提之否定。尼采從瓦格訥得到許多經驗，方覺悟前此的思想過於輕率放漫，於是脫離青年期之理想主義，而以冷靜之眼，懷疑一切，卑視一切。人樣的大人樣的一書之中，對於前此之評價和理想和制度，莫不懷疑，莫不卑視。以為實在為流動生成之物，僅由時間空間之解釋，以人類所造出之「名」始得而凝固之，而範成種種的形式。凡人類之思惟判斷，不過抽象的概念之遊戲，不能表現真實之實在。恐怖與希望、習慣與傾向、洞察與狡智、以及求有益於生活之動念，凡此種種皆足以促成吾人之確信，但決非客觀的真相。感情思惟之中，常伏有生理的根柢，除掉生理的關係以外，並無自由意志、罪、罰、責任、德操、善惡之可言。所以確信較虛偽更是危險。把道德律和生活的規範通同擺去，只一味求之於自我，便有真正的生活存在。向着自己的本質進行，便宇宙的本質亦為不斷之進化。整合和法則，都不過是自己的營造物，不過此種營造物，如果是為促進生活而營造，亦可說與生活之本質相適合。是則理性和道德，不僅不是束縛生活的東西。並且是生活上必要的東西。

在人樣的大人樣的一書中，尼采乃是一個絕對的懷疑家。他由打破一切價值之權威，深感自由之偉大。對於一問題，雖感情一度達於冰點，但即刻又用熱情注入，但不久又回復到冰點。他對於任何事，皆不置信，而全以「或然」的態度對付之。在相反對之二物間，常為不絕的移行。於是智識與信念，皆為流動的。尼采認大懷疑乃是大創造之必然的條件。生命之內所潛伏之肯定，即是由「智識之否定」與「或然」

「而發出之純粹的活動。因此認懷疑爲生活肯定之確實地盤。

在某種意義上，尼采又爲厭世主義者。雖不似佛陀與叔本華之厭世，然對於「人樣的」種種均加以強度之侮蔑，亦爲厭世之一種。他以爲在人類中不能發見有何等價值之物，所以凡人類的理想皆屏棄之，而朝着人類以上之理想前進。此理想何以有價值，則以由橫溢的勢力與真實的生命，可以從無意識間而成一創造高貴神聖事業之超人之故。爲產生超人而輕蔑人類，放棄人類，不也是一種厭世主義麼？

我們從人樣的太人樣的一書中，可以看到尼采所受實證論的影響最大。尼采此時對於地上的事物、物質的事物都很執着，所以尼采也可以說是一個唯物論者。尼采思想的根本傾向，到此時愈益成熟。浸潤於自然主義之浪漫主義，所謂新浪漫主義者，至尼采而益顯著。

其次爲曙光一書，亦是表示第二期的思想之作。從大體看來，可以說是和人樣的太人樣的有同樣的努力的著作。此書揭出種種問題，自結婚問題到基督教論，自教育問題到愛國心論，都莫不有所論列，而皆從人性上着眼。尼采在第二期的思想本帶有很重的唯物的氣分，而在曙光內則格外分明。到此時，所謂永遠輪迴的思想，亦漸漸的成熟起來，永遠輪迴在尼采哲學中亦佔有極重大的地位，然則曙光所表示的思想，固未可忽視。在某種意義說來，曙光卻是他第二期代表的著作。

就以上所述二書看來，尼采完全成了一個決定論者。從前責備蘇格拉底，現在卻變爲讚美蘇格拉底了。從前所頌揚的叔本華和瓦格訥，現在卻都被擯斥了。他把人樣的太人樣的一書，叫做「轉機的紀念碑。」以爲「人們看蘇格拉底的紀念，重於看聖經的時代，一定會來的。」可知他這時候的心機完全轉變了。這兩部書都是許多格言的彙集，用寸鐵刺人的句子寫成的。其行文之縱橫，詞藻之富麗，精神之緊張，氣分之嚴肅，都足爲這個時期增色。

於是到了第三期。第三期是尼采建設自己的哲學的時期。在這時期有幾部重要的著作，而尤其重要

的，便是查拉圖斯特拉這樣說。我們可以依次序略為說明。

第三期第一部著作，是愉快的智慧。這是一本最快樂的書，是尼采病後新愈時的作品。筆下也充滿着一些溫味和活氣。尼采自己說：「這書是久病後所發出的歡喜的叫聲。我的新未來，從此開始，從此有明日，有後日；我的力愈增加，我的健康也愈增加，我的新運動也愈增加。」這正是尼采思想新發展之徵兆。鬍鬚嚴寒積雪初去春風和雨方回於是永遠輪迴的思想遂由超人的思想起而代之。因有查拉圖斯特拉這樣說一書出世。愉快的智慧是心機轉變時之作品，故對於生命之鼓動，生命之憧憬，生命之愛，都表示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

第三期第二部著作是查拉圖斯特拉這樣說。這是他畢生代表的作品。這書內容多半是勸告和訓戒，是查拉圖斯特拉對於他想像的聽衆講述的。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 or Zoroaster)是波斯古代英雄的名字，尼采借來做書的主人翁，以替代自己的說話。查拉圖斯特拉甚麼事都談，甚麼人都接見，簡直是個聖者說教的態度。此書前面是超人的中心觀念，後來卻把永遠輪迴的觀念放進去了。尼采在他的自序中，確認此書的根本思想。是生之肯定之最高形式之永遠輪迴，可是把永遠輪迴的觀念，放在查拉圖斯特拉這樣說裏面，確是一件恨事。一面宣傳超人的福音，一面尊重永遠輪迴的觀念，這不是一種矛盾麼？不過尼采以鷺喻超人，以蛇喻永遠輪迴，用鷺來制服蛇，因明明是用超人來控制永遠輪迴，則「永遠輪迴」一個觀念，愈足以顯「超人」創造與征服的能力之大。尼采也知道這部書容易遭誤解，後來很想自己作一個解說，可惜因腦疾續發，終於不會動筆了。

查拉圖斯特拉這樣說一書，可與詩並觀。較之一切藝術家，尤多想像的能力。尼采以為說明生活自身，不可專靠論理的說明，而須採用象徵的筆法。所謂超人以自我（或宇宙生命）朝着向上與創造的方向而生價值。自我與宇宙之本質的同一，非就感覺的個體說，乃就與全存在具同一的統一力之自我說，所以

超人即自我之表徵。要而言之，查拉圖斯特拉這樣說一書之價值，在闡明「生活」與「地」之意義，而啟示其尊嚴，闡明自我之意義，而啓示其創造之深刻的理想。所謂生活，所謂自我，即以青年期與過渡期之思想為背景，可知此書自是成熟期之著作。

第三期第三部著作是善惡的彼岸。此書可視為查拉圖斯特拉這樣說的註釋，上面已述及。這是一部很豪放很精練的著作，而用一種極自由的精神寫的。書中將道德批評作一種組織的敘述，斥近代文明為墮落，斥基督教的理想為奴隸民族之產物。又本了超國家主義的態度，對於各國均加以懇切的批評。就中惟有英國最壞。說「他們是平凡的民族，愚蠢的動物，機械的呆漢。莎士比亞和卡萊爾一班人，都是頭腦不清的酒徒混種。近代的平民主義，便是英國的事業和發明。」以銳利邁進的尼采的眼光，當然十二分的鄙棄英國的功利思想。故此書大可為一般熱中功利，亂嚷平民者作一當頭棒喝。書中又論及偉人道德與奴隸道德之區別，更是這部書的精華。

第三期第四部著作是道德的系統。這部書在第三期中也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將道德觀念分析得極明顯，足以給呼號叫囂的近代人發一深省。尼采做了一部善惡的彼岸，遇到一個瑞士的批評家，大肆攻擊，斥為無政府主義之宣傳，尼采便在幾個禮拜內，寫了三篇駁論，做善惡的彼岸的辨解，即是道德的系統之所由發生。尼采在這書內所最注意的，是很想對於受過度文明之影響之近代人的內生活，給牠一個強有力的統一。

第三期最後的幾部著作，如瓦格訥事件，如偶像的黎明，如尼采對瓦格訥這三部書都是攻擊瓦格訥的著作，也是分辨尼采和瓦格訥的著作。瓦格訥事件裏面說瓦格訥只是戲子，只是模範的頹廢者，不是音樂家，可想見對瓦格訥攻擊之猛烈。偶像的黎明是只費了幾天功夫寫了也是拿自己的眼光來罵倒一切人的帶興奮性的作品。尼采對瓦格訥一書更不用說。尚有一部反對基督教徒，雖然是同年代的作品，卻是比偶像